

# 触摸历史 诠释历史

——影像史学在历史记录中的“意义阐述”

王镇富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作为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影像史学”在史学界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应用。“影像史学”的出现,意味着变革传统的研究方法,这对拓宽传统史学的史料视野,延伸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围,普及历史学的大众应用,都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史学工作者如遵循“和而不同”的理念,对影像史学、书写史学、口述史学等治史方式进行整合,将有利于从不同的角度来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一门传统的老学科,历史学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许多新挑战,“影像史学”可能是应对这类挑战的一条新出路。

**[关键词]**影像史学;文字史料;功用;发展前景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09)01-0137-04

1988 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提出“Historiophoty”一词,笔者将其译为“影像史学”。在他看来,影像史学是“以视觉影像和电影话语来表现历史和我们历史的见解”。<sup>[1]</sup>当现代视听媒体大量呈现在大众面前,影像实际上提供了另一种表述历史的方式。尤其对近现代史而言,影像资料是传统文字史料的有力补充。

国内最早接触这一领域的是台湾中兴大学历史系周梁楷教授,他首次将“Historiophoty”译为“影视史学”,<sup>[2]</sup>并着手从事相关的学术研究。复旦大学历史系张广智教授于 1996 年发表《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领域》,<sup>[3]</sup>向内地学术界首次介绍这一概念。2000 年元旦,在中央电视台举行的大型纪录片《百年中国》开播座谈会上,中国近现代史专家杨天石呼吁建立中国的“影像历史学”。“影像史学”这一概念逐渐进入影像创作人员的视野。部分纪录片导演开始将历史学的观念与方法注入影像(主要是纪录片)的制作,用影像叙事的方法构建历史文本。

作为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史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当薄弱。无论对于影像史学自身的发展需要来说,还是相对于其他相近学科如

口述史学来说,都远远没有达到人们所期待的状况。目前,国内出版的不少冠以“影像史学”或影视史学方面的出版物,其实大多是关于电影发展史或电影评论的著作,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成果。同历史学研究一样,影像史学的发展也需要讨论和争鸣。在这种情况下,史学工作者和影像工作者有责任参与到这一领域,积极进行有关的学术研讨和影像制作,这对影像史学的健康发展必定是大有裨益的。本文主要对影像史学在历史记录中的作用进行探讨。

一、影像史学改变了传统的文字书写历史的方式,丰富了历史表述的方法,使传统史学的史料视野得到拓宽

长期以来,文字史料一直是历史学家进行研究的权威文献,影像资料很少引起史学界的重视。20 世纪前后,随着摄影、电影、电视等影像技术的问世,历史文献的传播媒介已经不仅限于文字、平面的记载方式,影像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史料来源。“尤其在近现代史领域,丰富的影像资料直接为书写史学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影像注脚’。”<sup>[4]</sup>通过影像这种新的语言形式对历史进行书写,能够有效弥补文献史料不足的现状。

**[收稿日期]**2008-11-09

**[作者简介]**王镇富(1970—),男,山东烟台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史学史、中国近现代史。

在现实社会,有些档案文献被刻意遮掩,影像资料就显得价值连城。如,在日本某些人还在歪曲侵略历史的今天,影像在讲述历史的过程中发挥着特有的作用。日前,《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的作者、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十几年前拍摄的600分钟珍贵影像资料在南京展出。这些影像资料记录了9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卫星表示,这些录像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日军侵略中国的铁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认为,张纯如录制的影音资料对还原历史非常重要,是当年历史的“活证据”。<sup>[4]</sup>的确,不少影像资料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记录下来的,可以说是历史的“第一现场”。影像的存在,使人们有可能重新发现被遮蔽的历史。史学家如果仅仅依靠文献史料,鲜活、生动的历史将变得沉闷无味,这可能是传统史学由过去的“显学”在今天渐渐趋冷的重要原因。

历史上有很多事件,无法留下文字记载,影像史学往往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驾崩。然而,他死因却不清楚,成为困扰史学界近百年的悬案。2008年11月1日,在光绪百年忌日到来之际,这一悬案终于有了结果,而揭开谜团的竟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位纪录片编导。据《新民晚报》报道说,2003年,央视纪录片编导钟里满偶然得知,清西陵文物管理处1980年曾对光绪及隆裕皇后的棺槨进行清理,两人的头发被移至清西陵库房保管。于是钟里满开始了长达5年的边测试研究、边拍纪录片的过程。从2003年开始,中央电视台、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清西陵文物管理处等单位联合组成“光绪帝死因”课题研究组,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对光绪帝的头发、遗骨等样品,进行了反复检验和缜密研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光绪死于砒霜中毒。由非清史学者完成的这一课题受到了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的高度重视,已被纳入该工程“重大学术问题研究专项课题”。而翔实记录侦破这桩百年疑案过程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光绪死因》,也许将被收入中国正史《清史》。这无疑填补了史学界的空白,是影像史学能够证史的有力佐证。再比如,央视摄制的文献纪录片《毛泽东》中,有一段对毛泽东当年的护士吴旭君的同期声采访,讲述毛泽东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前后过程。这一历史细节在当时的文献资料中均无记载,因而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后来,中央文献研究室

在编撰《毛泽东传》(1949—1976)时,专门引用了这段史料。如果不是这种影像叙述,而仅仅通过文字来表现,观众很难获得一种具有历史现场感的全面的历史认知。所以,影像史学不是对历史简单的影像化和通俗化,影像史学可以服务于历史研究。

作为最直观的历史文献,影像资料可以填补、见证甚至改变文字记载的合理性与真实性。当然,谁也不能保证影像资料的准确无误,但至少提供了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的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必须保持历史事件的影像原始形态,观众只有看到这种原始的声画资料,才能感受到过去的真实。

## 二、影像史学生动形象地“描述”历史,拓宽了史学传播方式,有利于传播普及历史知识

过去一段时间,人们更多的是从影视(包括“戏说”类电视节目)中接受有关过去的知识,史学界似乎对历史的普及不大感兴趣。这就造成了双重尴尬:一方面,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无法传递给大众;另一方面,大众无法知道他们感兴趣的历史真实。如何让史学走出书斋,让观众从历史影像中得到启示呢?

作为史学工作者,在潜心于历史研究的同时,还要担负起普及历史知识的责任。这或许就是黄朴民所说的“历史的第三种读法”,即“用现代意识对历史进行生动鲜活的解读,让历史从历史学家营造的象牙之塔中走出来,走入千家万户,走入每个人的心里。”<sup>[5]</sup>影像史学可以通过生动形象、丰富有趣的动态“描述”,使枯燥生硬的历史知识、晦涩难懂的史学研究成果走出学术高墙,进入寻常百姓的娱乐、生活,也可以使史学研究变得鲜活直观、富有生气。

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表述方法,影像史学为历史的大众化提供了很好的方向。借助于现代影像与音响技术,影像史学比书写史学具有更强烈的视觉冲击。怀特也认为,“电影(或电视)的确比书写的论述更能呈现某些历史现象,例如:风光景致、周遭气氛以及繁杂多变的冲突、战争、群众、情绪等等。”<sup>[6]</sup>影像史学以其独特的难以忘怀的魅力,使大众从日常生活、娱乐活动中不自觉地接受历史知识,拓展自己的历史智慧。

在影视领域,影像史学成功地激发了社会大众对于历史的兴趣,促进了历史知识的传播。比如,影像史学与古代的讲史传统相结合,形成具有特色的《百家讲坛》电视栏目,在全国兴起了“读史热”。《百家讲坛》选取的历史题材往往具有一定

的故事性,能够充分吸引观众的眼球,再配以电视这种广泛普及的传播媒介以及专家新颖的讲述手法,节目一下子拉近了观众与历史的距离。影像“独特的叙述能力刺激了大家想要和过去对话的企图”,<sup>[6](P153)</sup>显示出影像史学的魅力。虽然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电视讲坛”对于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并没有充分的吸收,不可能得到多数专家学者的认可,但在娱乐成为时尚的今天,“电视讲坛”能深受观众欢迎,反映出人们内心对了解历史的渴望。

“百家讲坛”这种影像史学的新形式,为史学的通俗化开辟了方向。作为专业的历史工作者,当然应该坚持历史的专业读法。然而,也应该抽出部分精力与时间,尝试用生动活泼的方式普及历史,扩大历史学的社会基础。当然,在普及历史的同时,不能无中生有、虚构事实,求真始终应该是史家坚持的原则。

三、影像史学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手段,为历史学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研究方法

史学若要跟上时代,与时俱进,除了对史料的不断发掘和整理之外,还需要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滋养。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认为:如果历史学不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便要冒一场有失去自己地位的风险,既不成为一门科学,也不成为一种艺术,只能成为一门‘业余爱好’而苟延残喘下去。这样的历史学……被剥夺了真正的意义,失去了在人类事务中发挥作用的能力”。<sup>[7](P69)</sup>近年来,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数学等学科的交叉,使历史学的发展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在历史学内部产生了一系列分支学科: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心理史学、计量史学、口述史学等等。

影像史学涉及到的学科更广泛:影像的拍摄和编辑需要影视学、新闻传播学知识,同期声访谈需要新闻学、语言学等方面的技巧,影像资料的整理和保存需要档案学方法,等等。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影像史学需要广泛采用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自然离不开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交叉和融合。作为史学工作者,应当以宽广的胸怀站在其他学科的肩膀上,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和分析问题。影像史学的跨学科性正好顺应了这一趋势,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研究方法的更新。张广智指出,影像史学在史学观念、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上都促进了书写史学的重新定位。<sup>[8]</sup>吴紫阳也认为,作为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影像史学“将成为刺激人心、充满活力的‘促动因

素’,促进历史学的发展。”<sup>[9]</sup>在这样的挑战下,史学界与影像工作者应该拓展合作深度,互相介入到双方的工作中。对史学工作者而言,首要工作就是补上“影像史学”这一课,加强自身的影视学知识的素养。史学工作者要尽可能地掌握影视传播等方面的知识,与影视从业人员进行直接“对话”;以崭新的史学理念指导影像史学的创作,为其提供一种理论上的支持;同时利用现代传媒技术将自己的研究转化为现实的作品,积极帮助影视界去寻求历史的真实。

四、影像历史教学改变了以往的静态历史教学模式,促进了历史教学形式的多样化

传统的历史教育采取的是单向传授的方式,单调而枯燥,很难调动学生的兴趣。而影像史学这种崭新的历史教学方式,对学生视听觉容易产生强烈的冲击,可以激发他们强烈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提高教学效益。

其实,“影像史学”不只是一种教学手段和方法,教师可以通过影像资料的使用,挖掘影像资料中隐含的历史内涵。学生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可以自己发现、体验、感受作品中反映出的史观和人文精神。这种自己观看、自己体会的方式,突破了传统教育灌输式教学方式的局限,可以提高对历史知识的理性认识,培养学生的历史眼光和意识。如,经过艺术加工的历史题材“戏说”影视剧,确实有消极影响,但是也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即教会学生如何运用正确的史实来辨别正误,锻炼和培养他们的分辨能力。同时,教师也可以引导学生解读这些作品制作时的一些社会和政治背景,了解特定的历史、社会和人群变化的心态。

在影像历史教学过程中,还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动手能力,利用DV、相机等工具,让他们亲手记录身边即将逝去的历史。传统的历史教学模式使学生感到历史距离他们很遥远,自己记录历史,使学生成为“历史本身的创造者”。因此,影像资源引入教学引发了新的变化:学生的主体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对作品的理解和感受得以深化。在这里,教师已经改变了传统教学中知识的传授者形象,变成了引导者。这种师生角色的转变,符合现代教育对师生关系的定位和要求。

国内的史学工作者长期偏重于文字资料,在利用影像资源教学方面没有形成系统的认识。在一些发达国家,影像资源作为视听辅助教具,早已进入课堂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如美国历史影片已成为大、中学历史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

也有专门的研究电影与历史教育的刊物。在法国,中小学历史课也配有不少历史教学电影。即使在台湾,台湾的影像史学教学也走在大陆前面。影像史学课程不但是台湾实行历史通俗教育的必开课程,而且硕士班还开设相关研讨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完全可以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借鉴西方的一些史学理论和方法,指导我们的历史教学。

#### 五、关注对象上至领袖、下至平民,拓宽了传统历史学的研究视野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社会史研究兴起的大氛围下,影像也开始摆脱“政治史”、“精英历史”模式,摸索“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史学新范式。影像不仅关注社会变革和重大事件,而且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民间。以普通人和当下社会现实为记录对象的人文社会纪录片成为这种影像的代表。以电视为例,这一时期,荧屏上出现了不少反映普通百姓生活的纪录片,如央视科教频道的《见证·影像志》、香港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上海东方卫视的《往事》等栏目。央视《东方时空》里的《生活空间》栏目更是家喻户晓,“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成为一种时代观念扎根于观众心中,试图“为未来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从这时起,“纪录片从宏观上讲,开始关注人类自身;从微观上讲,纪录片开始关注个性化的具体人。”<sup>[10]</sup>

在传统史学仍沉迷于文字文献的考据时,影像史学“却借助于历史现场、亲历者的记忆和口述,以及更多的具有民间色彩的视觉史料,力图挣脱文字思维的枷锁,撰写一部非官方的另类历史”。<sup>[9]</sup>在《见证·亲历》栏目播出的七集系列片《西南联大八年记》中,那些耄耋之年的老者对当年历史细节的追忆,对当时历史氛围的描摹,为西南联大在抗战期间艰苦办学的历史增加了若干感性元素,很多历史文献上没有记载的细节,让历史有了前因后果,使今天的人们对西南联大抗战八年的历史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为解开一些复杂的历史悬疑提供了可能。因为口述者讲述的内容往往是一些独家的话题,配以影像生动地表现、极具震撼力的现场感,往往能够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氛围,给观众真切的历史现场感,这是影像史学与口述史学相结合的魅力所在。

影像史学关注视野的拓宽,将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这扩充了历史叙述的视线,令历史研究变得更多元化、民主化。影像史学的人文性,拓

展了官方史学、传统史学之外的新空间,所以更是一种民主精神的体现。“历史学家需要通过社会调查等手段,从民间社会的点点碎影中补充这历史的残缺,从社会下层发掘足以反映历史变动的轨迹,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sup>[11]</sup>(P104-105)这对史学工作者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可以说,传统书写史学与影像史学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态。有些历史现象,如自然场景、冲突等,采用影像比依靠书写的效果更为形象生动。但影像往往一闪而过,难以仔细品味,还需要一种能够反复切磋琢磨的文字载体作为辅助。若将二者互相补充,或许更能接近真实的历史。从根本上说,影像史学的兴起,不是要走向传统史学的终结,而是对传统史学的全面提升。传统书写史学与影像史学在合作中互相滋养,成为彼此新的翅膀与能量,可以结出更多富有营养的果实,这是一种双赢的合作。

“影像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新成员,对改进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丰富研究视野、普及历史知识等有重要的意义。如果能有更多的史学工作者来关注这个问题,“影像史学”的研究必将会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 参考文献:

- [1] Hayden Whit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ophoty* [J]. 周梁楷,译,[台北]当代,1993,(88).
- [2] 张广智. 影像史学: 历史学的新领域[J]. 学习与探索, 1996,(6).
- [3] 谢勤亮. 影像与历史——“影视史学”及其实践与试验[J]. 现代传播, 2007,(2).
- [4] 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生前所摄录像带公开均为日军侵华铁证[N]. 新华社南京电, 2008-02-16.
- [5] 黄朴民. 历史的第三种读法[N]. 光明日报, 2007-05-18.
- [6] 肖同庆. 影像史记[M].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5.
- [7] [英] 巴勒克拉夫.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8] 张广智. 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之异同[J]. 学习与探索, 2002,(1).
- [9] 吴紫阳. 影视史学的思考[J]. 史学史研究, 2001,(4).
- [10] 晨光. 纪录片与历史: 在互动与交流中整合[J]. [香港] 中国传媒报告, 2003,(3).
- [11] 陈支平. 历史学的困惑[M]. 中华书局, 2004.

责任编辑: 简 明